

饒平縣志卷十九

穎川劉抃纂修

藝文

寄潮州葉古崖太守書

明張詡

僕有事奉告近纂修厓山新書因考三忠事跡其陸相墓在貴治郡城南灣中巔上石牌尚存秀夫爲宰相立衛王於厓山及厓山破乃仗劍驅妻子入海負幼王赴海死前居潮時長子由好漁獵遂居於海陽關望砂岡公死而後不絕亦天之所以報公也載於

饒平縣志

卷十九

藝文

一

大明一統志者與潮郡新舊志同也而新志則云訪其地已不存莫能得其處僕竊以爲此直精誠之未至耳精誠如朱壽昌則五十年已失之母當或見於一日人雖不知鬼神固知之人雖不告鬼神固告之也况志明言其墓所在而碑失乃在近年僕爲嘆恨累日因作詩記之錄於別紙今多方物色而不得不得已如新志所云就其地封而表之庶乎忠魂於不死者無不可也曩者陽江知縣柯昌太封張太傅世傑墓於赤坎乃建祠墓下以祀之僕已大書於柯雖

去而勝事與遺烈並光載籍無窮也執事出守是郡數年矣政聲大播爲嶺南良牧最其於表章忠烈激勵風俗之事必所樂聞而勇爲之者也僕以是敢爲執事告幸留意焉宏

治十六年

答葉古崖太守書

承諭尋陸丞相墓一事委曲情備足見畱心但陸氏既有子孫墓終當有踪跡也然葬旣得海濱風濤之衝祇宜封表立石耳至於立祠必如執事所云在韓文公祠左庶幾便於香火且起往來人之觀瞻也幸

饒平縣志

卷十九

藝文

二

吾執事卒成之至禱至禱

附答張詡書

葉元玉

承命求陸侍郎墓訪得本部有高士陸大策者爲童稚時得聞其先人云南關陸氏尚有忠正神主在堂又有墓在澗山北青徑口及譜存焉惜乎譜遭兵燹完存者僅二葉耳亟索而讀之公諱秀夫字君實謚曰忠正乃楚州鹽城人也後徙家鎮江宋景定初進士性沉靜不苟求知矜莊終日未嘗少有希合處李庭芝鎮淮南辟置幕中擢以叅議德祐初復擢禮部

侍郎使軍前議和不就二王走溫州追從之益王立福州進端明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時君臣播越海濱每朝會間儼然正笏立如治朝因以陳宜中譖遂謫於潮公四子有曰由者好漁獵而放跡海島由以壽終於潮而未破爛不知所云其二葉有水村劉堽詩一章云天地無托足海天同隰原明知復何爲不忍隳三綱裸薦覬少延謳歌寧遠忘或者莒在齊聊且帝一方竭蹶意委頓臣謀非不臧運去天莫留力盡心彌強終不負吾主名義天地長懷璽隨龍遊舉意

水中央斯人文華士乃爾百鍊鋼機雲儻通譜應羞朝洛陽又家藏廣陵牡丹卷破爛已甚詩讀不能句後偶見白日樵唱稿乃宋淳熙間林霽山所著中有題陸大叅秀夫廣陵牡丹詩卷云南海英魂叫不醒舊題重展墨香凝當時京洛花無主猶有春風寄廣陵大策又於丁巳年行吊海濱陳秀才家默念其宗在彼也因訪問鄉人此有陸氏何在或答云陸姓住於砂岡其地相去不遠又云此陸皆宋丞相之後也今學士館其址尚存時大策直造其地請陸氏老者

見老者曰自宋而來吾乃陸學士之後也自祖居於此其後子孫散處有家城南者有家城東者大策曰翁自稱陸氏之後有據乎老者引大策入左畔青麻園指其地曰此學士館基遺址也其蓮花石礫約丈許天井堦闌次第如故大策曰我聞陸丞相盡驅妻子赴海寧復有子孫乎老者曰自先人相傳陸學士有一子好漁獵被逐遂家海島後學士奉宋幼主於此溪識其地也老者言訖大策始告曰吾正城東陸也老者設飯以待大策而別生得此甚喜但云墓於

饒平縣志

卷十九

藝文

四

灣山北青徑口蓋此一處海面有隆南青溪四灣青徑口又不知屬何灣也今大策旣爲陸侍郎後卽當遣人并強大策親往必求其所謂青徑口者倘墳竟不可求生當於韓文公祠堂左山下稍寬平處構一祠專祀之庶忠魂得以少慰焉

與士鳴舍弟

楊驥

近處泉石嘉趣名師益友此千載奇曾當知百年內這等光陰不可多得務盡去平日舊習直從一念好善良心真切發見處卓然立起不爲耳目玩好所搖

奪使日切一日必期表裏透徹而後已似此着力庶  
不枉費工夫苟平日逐外爲人之意有一毫不盡雖  
做得工夫只成就個病根而已此生死路頭須大着  
眼力看破始得夫學貴於知本世學不明不溺於聲  
色貨利卽蔽於詞章功業二者皆無焉然後可以言  
學吾弟發志之初須直以聖人爲己任世俗聲色貨  
利詞章功業之習一切掃除蕩盡永不復起乃可謂  
學聖人之學苟曰吾不爲聲色貨利其詞章之學認  
做儒者分內事時或起滅不卽掃除縱做成一家與

世俗不同其得罪聖人一也近覺此病未能克治來  
書謂無定性甚中今日之病凡人臨事不能靜者只  
務外爲人之心勝能於此持醒此心將名貨聲色諸  
病一齊放下無有悶心之意當時瀟洒自在復齋號  
說議論自胸中流出立志之堅向道之勇服膺不失  
卽不遠復是亦顏子而已來歸一事非無是念但以  
二十四年之舊習一旦得聞先生至教僅掇糠粃未  
能脫然自立遽舍而歸必爲流俗舊染所汨成無日  
矣故自諗曰母子同處父母之情欲子做成好人父

母之志順父母之情孰若養父母之志以此亦頗自  
安事師下氣怡色虚心聽受朋友擇善相資貴在能  
下陽明聞子聰明有志心甚屬望當鞭策向上一日  
千里無負長者之愛可矣

與楊士鳴書

鄉賢

王守仁

差人來知令兄已於去冬安厝墓有宿草矣無由一  
哭傷哉所委誌銘既病且冗須朋友中相知淡者一  
爲之始能有發耳喻及日用講求功夫只是各依自  
家良知所及自去其障擴克以盡其本體不可遷就

饒平縣志

卷十九

藝文

六

氣習以趨時好幸甚幸甚果如是方是致良格物方  
是明善誠身果如是德安得而不日新業安得而不  
富有謂每日自檢未有終日渾成片段者亦只是致  
知工夫間斷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又云以此磨勘  
先輩文字同異工夫不合常生疑慮又何爲其然哉  
區區所論致知二字乃是孔門正法眼藏於此見得  
真的直是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考諸  
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感知此者方謂之  
知道得此者方謂之有德異此而學卽謂之異端離

此而說俾謂之邪說迷此而行卽謂之冥行雖千魔萬恠昏瞽變幻于前自當觸之而碎迎之而解如太陽一出而魑魅魍魎自無所逃其形矣尚何疑慮之有而何異同之足惑乎所謂此學如立在空中四面皆無倚靠萬事不容染著色色信不容一毫增減若涉些安排着些意思便不是合一工夫雖言句時有未瑩亦是士鳴見得處足可喜矣但須切實用力始不落空若是如此說未免亦是議擬做象已後只做得一箇等精魂之僕雖以後闕

答楊復齋先生

薛 亶

夫學無定在定在非學也今爲學者惟陽明先生傳習錄諸書議論皆發儒先所未發直開末路荒塞以造孔孟之堂蓋間氣所生天資學力與人不同愚嘗遐視往古賢聖之生世實相遠所賴可以觀其心之同者亦惟在言論行事之間而已愚請論往古之是以証今日之非今之爲學必靜坐必不貴讀書必欲會聚夫會聚之論出於孔門以文會友之說不貴讀書之論出於程伊川半年方許尹彥明讀西銘之說

而近世白沙先生亦自碧玉樓中三年靜坐得之以愚鄙見在伊川孔門及白沙所言所爲者豈有不是但今之教者執此以教人之學恐非也又近日爲學之文與 皆必取同於宋儒然後得入儒林傳夫以儒林傳立爲一家言以與文人詩人循吏諸傳並列此史氏最無見夫儒者通內外學故孔子曰君子不器若儒與詩文仕宦諸人並列爲等是器也器非君子也他如語錄言敬言誠皆有成說學者一違是說儔輩指爲非學吁不知往古知道莫先於伏羲神農

黃帝堯舜禹湯文武此數聖人皆爲帝王然伏羲畫卦神農嘗百草教人耕黃帝畫井田制度文爲備具堯舜垂衣裳而治禹治水湯放桀文事紂武伐紂其迹不同其爲聖皆同何也然此特言其爲君者耳至於周公孔子之徒及宋諸儒皆臣子之屬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太公望見而知者於其未事文王之時釣渭鼓刀之業耳孔子訓誨鄉邦子弟而已孟子遊說諸侯顏子潛伸尼於陋巷然孔子嘗有六經刪定游夏文學頗似孔子至宰我子貢但居言語之科冉

季路但居政事之科閔子顏子冉有仲弓全無文學之傳並稱十哲於道雖有淺深皆曰知學宋儒周子作通書太極張子作正蒙大程進士御史學見政事不著書小程處士後雖爲官然其先有易傳春秋論語諸書解語錄之集二程皆有然自是而後道學便有形像矣凡爲學者皆必解書皆語錄如二程所爲程之門人若游楊呂劉之徒其心不知何如迹之同如合符節朱子之後其面目手足便欲如人然愚嘗取程朱語錄與諸書之解及其門人所著

述聲氣動容不可認別知爲何人此是諸儒之好處正後人所不及亦是諸儒之病處正行古聖人所不屑夫道在天地間何常之有隨其所在而體之心發之言論皆可謂道楚人之騷漢人之賦晉人之字唐人之詩所可病者非體制也道理也今爲學者不責楚人漢人晉人唐人無聖賢之道理而謂其爲騷爲賦爲字爲詩不必如楚如漢如晉如唐吁是何異於混一家之男女童僕而一樣衣冠也耶且今廟廊鼎鍾古作之銘必如詩經之作何邪詩經之作雅頌之

文多出於周公今必學之者具學周公之道理邪其學周公之體制乎夫周公亦何必爲是體制蓋風氣之會性情之發當如是也故理無定在而迹則有定在如人之賦形一定而不可移易今之爲學者是不求其心之同而求其貌之同不知忠臣節婦一男一女不同其人而同其心今我之所以取之者取其臣婦之貌乎抑取其忠節之心邪執此而觀則爲學者信不可徒學其迹也貴神明其心也故繫辭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惜乎能神明者少此道所以不明不

行也屏山曰心心有主喙喙爭鳴與俗人不知學者無異焉不知高明以爲何如